



大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八十次全体会议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里·阿卜杜萨拉姆·图里基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哈克特先生(巴巴多斯)主持会议。

下午3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7(续)

安排工作、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记得，大会在2009年11月16日第四十七次全体会议上结束了对题为“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的后续活动”的议程项目116的审议。大会若要审议今天摆在大会面前、载于文件A/64/L.50中的决定草案，就必须重新审议议程项目116。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重新审议议程项目116？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116(续)

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的后续活动

决定草案(A/64/L.50)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着手审议决定草案A/64/L.50。关于该决定草案，我现在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中野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言)：本次口头说明是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作出的。

根据决定草案A/64/L.50执行段落的规定，大会将决定于2010年3月25日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召开一次大会特别纪念会议。设想将于2010年3月25日召开的大会特别纪念会议为一次会议，将为会议提供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同声传译。虽然会议尚未列入2010年联合国会议日历，因此属于新增加会议，但已确定，可利用已经分配给大会的服务资源提供会议服务，只要大会不在特别纪念会议期间同时举行其他会议。

因此，如果大会通过这项决定草案，将不会对2010-2011两年期方案预算产生影响。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处代表所作的澄清。

大会现在将就题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大会特别纪念会议”的决定草案A/64/L.50采取行动。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定草案A/64/L.50？

决定草案A/64/L.50获得通过。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大会特别纪念会议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根据刚才通过的决定, 大会将在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举行一次大会特别纪念会议。

大会主席不得不旅行在外。他留给我一项任务, 要我以大会代理主席的身份代表他宣读一个发言。我谨代表大会主席阿里·阿卜杜萨拉姆·图里基先生阁下宣读发言如下。

“今天我们在此聚集一堂, 纪念第三个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大会的这一纪念活动, 象征着国际社会对被用暴力强行带离非洲大陆、在南北美洲和加勒比岛屿经受数百年奴役的数百万非洲人的尊重和纪念。

“德班打击种族主义大会牢固确定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为现代生活中最严重的祸害, 是对人类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今天这个场合不仅是要提高对过去的认识, 而且要承诺永远杜绝人类间表现出如此不人道的行为。联合国必须继续尽全力缩小认知差距。不能继续漠视现已查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事实。漠视和隐瞒乃和平与对话的绊脚石。在此问题上, 联合国包括教科文组织必须大声疾呼, 表明自己的立场, 帮助打破在许多悲惨的奴隶制和贩卖奴隶行为问题依然存在的沉默。

“我赞扬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和非洲集团成员国带头发起本次年度纪念活动。我们大家完全支持这一倡议, 异口同声地向那些受害者表示敬意, 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压迫行径, 呼吁关注仍可悲地因非洲人曾身受奴役而遗留下来且挥之不去的歧视痕迹。我还赞扬加共体国家同时牵头提议在联合国竖立永久纪念碑, 纪念所有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我呼吁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全力支持竖立这一纪念碑。

“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为‘通过文化表达我们的自由’, 突出了被奴役的非洲人用以最终结束这一滔天罪行的许多抵抗方式之一。在全美洲, 身受奴役的非洲人尽管处境恶劣, 但仍保持自己文化的方方面面, 这些文化至今延续不断, 表现在音乐、歌曲、舞蹈、语言、烹饪方法和体育等方面。

“海地是奴隶们反抗并成功地推翻压迫势力, 砸碎奴隶制的枷锁, 结束奴隶主统治的第一个国家。我们欢迎将今年的纪念活动献给海地并被赋予特别意义。我们要特别感谢海地革命领袖达杜桑·卢维杜尔、让-雅克·德萨林等领导人以其革命行动促成加勒比、南美和美国奴隶制的灭亡, 迫使各国打破在这一罪恶问题上的沉默。

“贩卖奴隶属于历史上最严重的践踏人权现象。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有其独特性, 因为它持续时间长、规模大, 并曾经被赋予合法性, 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全球化现象。我们不应忘记, 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驱逐。贩卖奴隶行为和奴隶制影响遍及各大陆, 造成极大的动荡, 冲击了现代社会。时至今日, 我们仍在应对处理奴隶制与贩卖奴隶及其各种表现, 如贩卖人口等问题, 实为不幸, 完全不能接受。因此, 必需将‘永不重演’的口号化为行动, 取得切实可见的结果。这将对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的最大尊敬”。

我现在请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赤阪清隆先生代表秘书长发言。

赤坂先生 (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 (以英语发言): 我非常荣幸以秘书长的名义作如下发言。

“奴隶制令人可恶。《世界人权宣言》明文禁止奴隶制, 联合国已多次重申这项原则, 包括透过在 2001 年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上通过的《德班宣言》。但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存在奴隶制或类似做法。奴隶制在演变并以现代的形式出

现，其中包括债役、贩卖儿童和贩运妇女和女童卖淫。其根源在于无知、不容忍及贪婪。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不能存在这种残酷虐待行为的氛围。方法之一是牢记历史和纪念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提醒自己认识到过去的不公，有助于我们确保此种有系统地践踏人权的悲剧不再重演。

“掌控大西洋奴隶贸易者，从死亡、苦难和剥削中牟取暴利。在他们的操纵下，千百万非洲人被强迫远离非洲家园。这些被迫背井离乡的人及其后裔，在奴隶贩子和奴隶主的手中饱受极残酷的身体、精神和情感虐待。

“在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影响所及的所有国家，我们看到它留下的影响。我们如果富有智慧，可对此影响加以善用。我们将认识到，这是让不宽容、种族主义和贪婪占上风所带来后果的明显证据。

“我们还应当从那些以巨大的勇气结束这种制度化的虐待的人们身上得到鼓舞。他们的勇敢行动确保了联合国所代表的价值的最终胜利，这些价值是：宽容、正义和尊重所有人的尊严与价值。

“今天，我们向所有奴隶制的受害者表示敬意，并承诺确保根除一切形式的奴隶制现象。”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宣读秘书长发言。

在继续发言前，我想就邀请我们的主旨发言人、布朗大学的托尼·博格斯教授在今天会上发言一事征求会员国意见。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邀请布朗大学的托尼·博格斯教授在本次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言，但不构成先例？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赤道几内亚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非洲集团在这次纪念废除跨大西洋奴隶制周年的重要会议上发言。

我谨表示，我们衷心感谢加勒比共同体兄弟姐妹努力维持他们 2007 年倡议所形成的势头，非洲集团充分、无条件地支持这项倡议。

贩卖奴隶和奴隶制不仅在非洲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依然是最可怕、最痛苦和最残酷的篇章之一。贩卖奴隶行为和奴隶贸易是危害人类罪。它们是迄今继续影响世界许多地区非洲后裔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仇恨、不容忍、种族主义和偏见的核心所在。有鉴于此，包括 2001 年《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及 2009 年德班审查会议结果文件提出的旨在消除奴隶制和贩卖奴隶行为的持续影响的措施，具现实意义和有效性。

在我们纪念奴隶制的结束并缅怀这些骇人罪行的无辜受害者时，我们还必需意识到各种表现的当代奴隶制形式。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并利用本次活动，再次拿出决心来消除这些的公然侵犯人权的奴隶制的新形式。

我要回顾，当我们 2007 年首次在大会进行周年纪念活动时，绝大多数人对这一举措予以了支持，也对奴隶制和贩卖奴隶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必须保持这一势头。我们必需继续开展宣传教育和外联方案，以确保我们的这一段历史不会被遗忘。在这方面，我要赞扬常驻代表委员会和新闻部所作的外联努力。

维持扩大外联努力的一个办法是建立一座奴隶制和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永久纪念碑并纪念受害者。因此，我们欢迎由加勒比共同体和非洲联盟成员国在这方面牵头发出的倡议。我们还认识到，为了及时实现竖立永久性纪念碑背后的目标，持续的自愿捐款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们要敦促国际社会把口头表示的支持化作向信托基金作出的实际捐助。让我们说“永远不再”。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富汗代表发言，他将代表亚洲国家集团发言。

阿尤布先生 (阿富汗) (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在我们共聚在此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之际，代表亚洲国家集团发言。

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持续了 400 年之久，比我们大多数国家的历史都长。它永久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不仅对那些历经几代人，从家园中被掳走并运往千山万水之外的人来说如此，对于在美洲、非洲和欧洲那些今天还在承受这几百年的遗留影响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今年和每年都致力于不仅加强对贩卖奴隶行为无尽悲剧的认识，而且还要认识人类在面临巨大劫难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这样做既是恰当的也是公正的。数十万男男女女的斗争是本组织的核心所在，这个组织致力于和平、主权和所有男性和女性的根本平等。

在这方面，我谨感谢秘书长阁下、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作出努力，对跨大西洋贩卖奴隶的起因和后果和必需应对它产生的而且今天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现象进行宣传，扩大认识。我们希望，本组织将能领导全世界，不仅仅要牢记苦难，而且还要纪念那些为了恢复人的尊严和保证人人平等而英勇献出生命者的勇气。

尽管令人欣慰的是，跨大西洋贩卖人口的行为已经结束，但是，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剥削仍然是世界各地实际存在的可怕问题。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根据《德班宣言》来应对歧视、种族主义和社会边缘化等问题。

让我们从先辈的力量中获得激励，以便以同样的勇气和奉献精神，毫无畏惧地直面这些当代悲剧，从而确保后世子孙生活在一个确实体现本组织神圣理想的世界。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他将代表东欧国家集团发言。

谢尔盖耶夫先生 (乌克兰) (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荣幸代表东欧国家集团，在本次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大会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言。

自通过大会第 62/122 号决议，把 3 月 25 日定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以来，我们每年都共聚一堂，缅怀 2 000 多万身受野蛮和惨无人道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之苦的人。今天的纪念活动也使我们有机会对那些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者的勇气和道义力量表示敬意。

我们对长达 400 年的贩卖奴隶行为及其在全世界的持续影响仍然知之甚少，其中包括奴隶对其遭受奴役之地的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庄严承诺，重申对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信念，因此我们绝不应遗忘奴隶制的悲惨现实和后果。

我们要感谢秘书长继续努力制订宣传教育和外联战略，以便提高认识，并且向后世子孙教育宣传长达 400 年的贩卖奴隶行为的起因、后果、教训和遗留影响。

通过了解历史，年轻一代能够充分地认识今天，并且在一个没有各种各样奴役、不公正、歧视和偏见的世界中，共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们还必须警惕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并且把采取行动制止今后一切侵犯人权的行当作己任。

我们也要赞赏和赞扬牙买加发挥的领导作用。东欧国际集团成员有幸支持了题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永久纪念碑和对受害者的纪念”的大会第 64/15 号决议，并且欢迎任命一位亲善大使来帮助提高对奴隶制遗留影响的认识。

今天的纪念活动也提醒我们，奴隶制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甚至在今天，仍然有几百万人受到符合联合国定义的奴役行为的虐待。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打击各种当代形式的奴隶制，包括贩运人口行为。我们应当团结努力，与国际组织、民间社会以及私营部门携手合作，以便结束这种令我们所有人蒙羞的可怖罪行。

我们今天在此共聚一堂，是为了追思那些身受奴隶制之苦的人，也是为了纪念所有帮助结束奴隶制的人。让我们以史为鉴，引领我们的未来。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下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发言之前，我现在要请 Elsie Laurence-Chounoune 女士诵读一位非洲人，奥拉达·艾奎亚诺(又名古斯塔夫·瓦萨)自传的节选。

Laurence-Chounoune 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叫 Elsie Laurence-Chounoune，是一名来自海地的联合国职员，也是联合国海地人协会会长。

我非常荣幸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发挥作用，因为这次会议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于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直接受害者的后人来说意义深远。

我们读过、听过和看过许多有关悲惨的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的亲身描述，这种行为持续了400年之久，是的，400年。今天，我们将听到一个11岁孩子的叙述，他经历了被绑架的痛苦、跨大西洋的航程、虐待、恐惧、身心折磨以及影响他身份的改名换姓。他的名字是奥拉达·艾奎亚诺，又名古斯塔夫·瓦萨。这里就是他的故事。

“我们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一个诗人的民族。所以，每次一有盛大的活动，例如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或者有其它值得大家庆贺的事情，人们总是跳舞庆祝，伴随着适合不同场合的歌曲和音乐。人们分为四组，要么单独起舞，要么交替起舞，而且每一组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我们有许多乐器，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鼓，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还有与 Stickado 十分相像的乐器。最后这种乐器主要是由已经订婚的少女来使用，她们在所有盛大的节日上都使用这些乐器。”

“我们的生活方式简单，所以我们没有多少奢侈品。男人和女人的服装几乎是一样的，一般是一条长长的印花布，或者纱，宽松地裹在身上，有点儿类似于苏格兰高地的格子花呢。衣服一般染成蓝色，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我们的土地十分肥沃，出产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我们有许多印第安玉米、大量的棉花和烟草。我们的菠萝无需种植，几乎和最大的糖包一样大，而且味道香甜。我们还有不同种类的香料，特别是胡椒……我们竭尽所能地改良这些自然的恩赐之物。农业是我们的主要产业，而且，每一个人，甚至儿童和妇女都参与耕作。每个人都对集体作出贡献，而且，因为我们不习惯游手好闲，我们没有乞丐。”

“……”

“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所以当然成了我妈妈最疼爱的孩子，而且一直跟在她身边……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接受了征战的训练，我每天的功课就是射击和投掷标枪，我妈妈照着我们最伟大战士的样子，用各种徽章来装扮我。我就这样长大，直到我满11岁，我的幸福时光到此结束……通常，当四舍五邻的成年人下地干活，走得很远的时候，小孩子们会一起聚在邻居的房子周围玩耍，而且其中一些孩子往往都会爬到树上，看看有没有可能冲我们来的凶徒或人贩子，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人会趁我们的父母不在时袭击我们，能抢走多少孩子就抢走多少……但是，天哪，不久后我的命运就是这样被袭击和掳走……有一天，当我们家所有人像平常一样出外干活，只有我和我的妹妹被留下来看家，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翻过我家的墙，立即抓住我们俩，根本不给我们哭喊或者抵抗的时间。他们堵住我们的嘴，带着我们跑进了最近的树林。在那里，他们把我们的双手绑起来，继续带着我们走到很远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吃的，但是我们不要，我们唯一的慰藉就是整晚彼此依偎在一起，以泪洗面。但是，唉，很快我们连在一起哭泣的小小安慰都得不到了。第二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悲痛的一天，因为我的妹妹和我被分开了，当时我们的双手紧紧抓在一起。我们乞求他们不要把我们分开，这根本无济于事，我的妹妹被硬生生地从我身边拉开，很快被带走，而

我则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焦虑之中。我继续哭泣和悲伤，而且好多天中除了他们硬塞进我嘴里的东西外，什么都不吃……”

“……

“当我来到海边时，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大海、一艘运奴船，它当时停泊在港口里，等待它的货物。这些都让我大吃一惊，而且在我被带上船后很快就变成了害怕。很快，一些船员把我摇来摇去、推推搡搡，看看我是否健康，那时我相信，我落入了一个恶魔的世界，他们会杀了我。这些人的长相和我们非常不同，他们的头发很长，而他们讲的话和我听到过的很不一样，这些都让我相信他们会杀了我……我环顾船的四周，看到一个巨大的炉子，或者说是铜制的锅炉，许许多多的黑人被链子锁在一起，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沮丧和悲伤，我不再怀疑我的命运，而且，由于过度的恐惧和痛苦，我跌落在甲板上，一动不动，晕了过去……最后，当我们的这艘船载满货物时，船员们发出了许多可怕的声音。我们所有人都被赶到甲板下面，这样，我们就无法看到他们是怎么操作船只的了。但是，这种失望只不过是我最轻微的。我们在岸上时船舱里臭气熏天，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里面待一会儿都很危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得到允许，留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但是，现在由于整艘船装的满满当当，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船舱拥挤不堪、天气酷热，加上船上装满了人，挤得我们每个人几乎无法转身，差点要被闷死。奴隶们因此而汗流浹背，船舱内臭气熏天，污浊的空气很快就无法呼吸，导致奴隶们生病，许多人死亡，成了我可称之为奴隶买主贪得无厌行为的受害者。锁链的折磨现在已经无法忍受，便桶是不可缺少的，但其中积满污物，常常有小孩掉进桶里，几乎窒息而死，这都加剧了这种悲惨的境况。女人的尖声喊叫，垂死者的痛苦呻吟，使整个可怕情景几乎难以想象。”

以上是一位身陷梦魇的 11 岁孩子的话。让我们对此回味片刻。他克服磨难，生存了下来。Equiano 的生存本能是千百万成功打碎枷锁的其他奴隶所特有的。

我现在向大会宣读一首诗中的一小段摘录，其中描述了使海地摆脱奴隶制的最后一场战役——韦蒂耶尔战役的场面。这首诗的标题为“韦蒂耶尔”，作者是海地著名诗人马西隆·夸库。

(以法语发言)

“阿迪杰河和莱茵河的英雄们来了；

他们架起青铜大炮，包围了布雷达、皮埃尔-米歇尔、尚班和韦蒂耶尔；

这些山头的两侧张着杀人的炮口，

于是这些临时搭建的要塞要杀光

那些誓死抵抗的黑人。

“但是，土著军队仍然顽强坚守，

坚信它能够一举

越过无数障碍，飞速

直捣海角的大门，竖起自己的军旗！

首先，韦蒂耶尔就在这里；正是韦蒂耶尔

将阻挡土著军队大踏步前进步伐。

“在那边，宛如一只骄傲而目光犀利的雄鹰，三色旗飘扬着，咄咄逼人；

在这边，原野上遍布黑人；

这么多并肩接踵、满怀渴求、喘着气的黑人，

急切要用现实的光芒

照亮他们黑暗中的美丽梦想！

“德萨利纳出现了。他沉着冷静，运筹帷幄：

然后他用他那鹰一样的眼睛环顾四周，

他命令卡普瓦攻克大炮。

(啊! 不管你是谁, 请听这些人的名字,

“他们是英雄主义最神圣的化身!)

卡普瓦纵身一跃。

在他率领下, 黑人军团全体将士怀着刻骨铭心的崇高自豪感,

冲向他们的目标。

“炮火猛吼着, 对他们狂轰滥炸;

他们惊恐地后退;

卡普瓦再次激励他们;

他们勇气倍增, 无情地冲向要塞,

卡普瓦号召他们视死如归。

“他们向前冲去。

看他们! 多么坚忍和伟大,

他们挂了彩、遍体鳞伤、血流不止,

他们迎着韦蒂耶尔不停打来的炮弹, 前仆后继。

面对这神奇的景象, 敌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需要拿下难以接近的沙里耶;

但是, 他们面前还有令人望而生畏、荒芜、无边无际、不可逾越的巨大险阻,

在它的峡谷中, 依然伫立着韦蒂耶尔要塞!

炮声隆隆。进攻者的队伍被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但是队伍重新集结, 更加骄傲, 更加壮观,

他们举起刺刀, 继续并肩前进, 虽有人倒下, 但却不屈服,

在阵阵枪林弹雨中,

当死神来临, 盲目地摧毁人墙之时,

啊! 多少人, 成千上万人, 在这里重演神奇的一幕,

重组人墙, 奋勇前进。

啊! 想象自由!

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在这个蓝天覆盖的岛屿上装点一座无愧于你的辉煌的殿堂。

他们要敬拜你, 献上他们的敬意。

“这些藏身于阴影之中的绝望灵魂,

在从天而降的炮火之下书写他们的史诗般故事!

啊! 自由, 在古代贵族圣贤刻制的铜板上,

铭刻着对这些史诗般时刻的记忆,

此时黑人用他自己的铁锁链和铁锹作武器,

纵身跃起, 跳出一无所有的境地,

迈出了他最后的一大步!

“啊! 黑人, 你高唱吧! ……

今天你迎来了新的命运!”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巴拿马代表发言, 他将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Thalassinós 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

《世界人权宣言》申明,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今天是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 在这个日子里, 这样一项基本人道主义原则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 我们放下工作, 对千百万非洲人表示敬意, 他们被人以暴力从自己的故土虏走并遭到奴役——这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但是, 我们也必须对非裔人民在我们各国社会中留下的非凡遗产, 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也必须重申致力于促进我们各国社会中非裔人民的社会平等, 并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歧视作斗争。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必须教育和告诫今世后代，提高他们对 400 年奴隶贸易的根源和后果的认识。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宣传《世界人权宣言》，以便突出强调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危险，使后代了解奴隶贸易的历史教训和后果。自由是一种积极的文化遗产，也值得全人类庆祝。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的成员国积极参加了本次纪念活动，并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向永久纪念碑信托基金捐款，在国家和国际各级积极参加本周的活动。

今年的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活动侧重于一个核心主题，强调受奴役人民为抵御绑架者想要彻底剥夺其特性的企图而作的努力。这些努力的表现就是，他们捍卫自身的原有文化遗产，保留信仰体系、口头传说、社会价值、音乐、舞蹈、艺术、食物、民间传统以及宗教习俗和节日，合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表达形式。

在我们思考这个纪念日的主题“通过文化表达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赞颂这一文化遗产的持续、重要现实意义，它作为表达特性的手段代代相传，并且最终成为庆祝摆脱奴隶制的一个庆典。

与此同时，为了后代，我们有责任下决心消除奴隶制所导致的仇恨、偏执、殖民主义和偏见残余。为此目的，我们今天纪念在奴隶制下以及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生活和死去的人们。我们绝不能忘记。

最后，我们要向今天正在遭遇可怕人为和自然灾害的海地人民表示敬意，因为海地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第一个赢得独立并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他将以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名义发言。

维蒂希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在我们今天开会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者之际，我国代表团特别荣幸地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在大会发言。

奴隶制是人类的耻辱。这是可以想象的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最基本的攻击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贩卖，均应予以禁止”。

今天，我们纪念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千百万受害者，他们被强行从非洲的家园虏走，遭到最残酷的身心折磨与剥削，并常常被害死。他们遭受了长达近 400 年的虐待和折磨。我很高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海地朋友先前宣读的一位受害儿童的令人印象深刻而有力的证词。

为了纪念受害者，我们重申，我们决心牢记曾经犯下的不公正行径，并确保永不遗忘。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有义务对后代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其了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原因和后果，并保证这种残暴和有系统侵犯人权的行径绝不会再次发生。

可悲的是，即便在今天，类似于奴隶制的做法继续存在。即便在今天，为了盈利而把人类同胞作为商品出售的可恶做法继续存在。世界许多地区继续存在现代形式的奴隶制——例如贩运人口和人类器官、性奴役、童工、强迫婚姻和买卖儿童。

今天，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往往属于他们各自社会中最贫穷、最脆弱及被边缘化最严重的社会群体。他们常常由于恐惧、无知或脆弱，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我们联合国会员国更有必要为他们说话。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在一切情况中捍卫人权和人的尊严。

今天，我们纪念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但是让我们吸取以往的教训。让我们努力创建一个一切形式奴隶制均已铲除而且每个人的人类尊严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尊重的未来。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东道国美国代表发言。

巴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今天，我非常荣幸地缅怀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1 000 多万男女老幼被锁链绑住，在黑暗、饥

饿和病痛之中被运过大西洋，成为奴隶，常常来到我国的海岸。今天是一个纪念日，在 1807 年的这一天，英帝国取缔了奴隶贸易。在这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再度承诺实现普遍人权并兑现自由。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过去的残忍，决心正视当代的不公正行为。

今天，奴隶制以种种有害形式继续存在。国际移民组织估计，20 多万儿童被迫在冲突中拿起武器、500 万人成为债役工，另有 100 万人，主要是女童，被迫卖淫。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每年有数十万不同年龄的人被跨界贩运，成为奴隶。这种情况必须结束，我们为消除奴隶制和人口贩运行为而必须采取的行动是很清楚的。

我们必须共同保护受害者，充分执行禁止贩运的现行法律，并起诉贩运者。通过更好地查明受害者身份、更有力地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以及提高公众认识，遭受这一祸害的男女老幼就能够打破现代奴隶制的枷锁，享受保护和正义，并恢复权利和自由。

今天，在我们再度保证消除奴隶制和人口贩运行为的时候，我们应当从许多代以前那些打破枷锁和对抗残暴的人身上寻找灵感。我们必须继续他们的斗争，确保我们的共同价值——容忍、正义和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共同人性与自由——取得胜利。我们必须继续他们的斗争，直到每个人都获得自由。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联合国爵士协会会长劳丽·拉拉·穆尔女士演奏一段音乐。

穆尔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是非裔美国人；我的吉他伴奏者来自赞比亚。我们将要演奏一首名叫“奇怪果实”的歌。

大会成员听了一段音乐演奏。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发言；他将以加勒比共同体名义发言，并介绍我们的主旨发言者。

贡萨尔维斯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加勒比共同体 (加共体) 14 个成员国发言。

我们加勒比文明的最伟大艺术家之一、已故的罗伯特·内斯塔·马尔利曾经在其歌曲“奴隶的驱赶者”中唱到：

“每当我听到鞭梢噼啪作响，

我就会不寒而栗。

我总想起在贩奴船上，

他们曾经怎样残酷折磨我的灵魂。”

在这个“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促使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正是这种残酷折磨，因为正如鲍勃·马尔利清楚表达的那样，贩奴船远非侮辱、野蛮、非人等词所能形容。它除了是对身体的残害之外，还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理折磨。这种折磨如此残暴，如此长久，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创伤文化记忆。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它如此清晰地印刻在死者的灵魂中，以至于已经传给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对属于加共体的联合国会员国来说，这是一道有 14 个国家那么宽，有 400 年那么深的伤疤。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一直是折磨人类良知的一种伤痛。

我们加勒比心灵上的这道伤疤至今一直在我们的血液中作祟，在我们的骨骼中作响。它每天通过我们的文化表达形式，得到具体体现，而这一特殊遗产则塑造和丰富了其中每一种文化表达形式。你们从我们所说的话中以及我们歌唱奋斗与自由的歌声中，会听得到。你们在我们的穿着风格与行事方式中，会看得到。你们在我们所吃的食物中会尝得到。你们在我们非洲大陆兄弟姐妹与其被粗暴地连根拔走的同族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幸存的传统中，会辨认得出。你们在出于本能和出于觉悟而反抗压迫、征服和剥削的加勒比文明中，会感受得到，尽管非洲奴隶、奴隶主和契约劳工的后裔最终奇迹般地以完全不同的残暴、苦难和反叛的线条成功编织出了一个和平与和谐的社会框架。正如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所确认的那样，我们富有活力的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的有力表达形式。

加共同体成员国感谢我们与非洲联盟、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新闻部——不断维持的伙伴关系，同时也感谢它们支持这一缅怀和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的年度活动。今天通过的决定草案 A/64/L.50 体现了就这一国际纪念日的重要性达成的全球共识的力量。

同样，加共同体要强调第 64/15 号决议的至关重要性，因为该决议欢迎加共同体倡议在联合国总部的某个显要位置竖立一座永久纪念碑，以确认悲剧的发生并念及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遗留下来的影响。对于加共同体来说，该倡议的至关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鼓励会员国向联合国伙伴关系办公室管理的永久纪念碑信托基金捐款，以帮助建造这座永久纪念碑。

我们非常感谢已经向该基金捐款的国家，尤其感谢那些已多次作出认捐和提供捐款的国家。在这方面，加共同体特别赞赏印度政府和人民在支持这一努力方面表现出了值得称道和特别的慷慨。

我们决不能忘记贩奴船及其所代表的蓄意和可恶的剥削。今天，我们缅怀和纪念贩卖奴隶行为的受害者——那些在贩卖途中死亡的人以及那些成功克服难以想象的逆境而塑造了由自由男女组成的新的独立国家的黑人幸存者。今年，我们向海地表示特别的敬意，它是第一个打碎枷锁摆脱征服的国家，也是我们加勒比力量和骄傲的持久根基。在我们的海地兄弟姐妹面对最近发生的地震灾难的时候，我们毫不怀疑，在国际社会帮助下，他们将战胜目前逆境，正如他们曾经战胜过所有以往逆境那样。我们加共同体还缅怀我们区域的土著人——阿拉瓦克人、卡里纳戈人和加利福纳居民。他们因疾病和屠杀而遭灭绝的故事也与我们自己的救赎歌声交织在一起。

潘基文秘书长在今天的讲话中说，“那些控制跨大西洋贩卖奴隶活动的人从死亡、痛苦和剥削中获取了巨大利润”（见前文）。他们的利润意味着我们的悲惨损失，在非洲以及在其广泛分布的海外散居地，情况都是如此。这一损失是人类帐本上一笔尚

未偿还的债务。今天的活动和未来的纪念活动是对这笔历史债务的微不足道的首付。这个日子对于那些从奴隶制和贩卖奴隶活动中获利的人、无视这些活动的人和为此种可怕活动开脱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驳斥。今天，我们缅怀并纪念受害者。我们将永志不忘。

我还要非常荣幸和高兴地代表加共同体介绍这次特别纪念活动的主旨发言者巴里莫尔·安东尼·博格先生。博格先生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广泛阅历。要想对他作一番全面的介绍，今天分配给我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简短起见，我要对博格先生说声抱歉，我只能简要介绍博格先生在学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一些巨大成就。

博格先生是罗德岛布朗大学非洲学教授，自 1999 年以来一直在那里任教。博格教授还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牙买加西印度群岛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南非开普敦大学讲过学；他现在是这些学校的荣誉研究教授。

博格教授的学术活动贯穿政治理论、思想史、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哲学。他发现，此种交叉研究活动确实很有收获。他已出了四部书，另有四部不久将出版。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并向特别专题会议作了 100 多场出色演讲与介绍，包括关于奴隶制、废奴运动和后殖民社会的演讲。

博格教授担任过牙买加前总理迈克尔·曼利的特别助理。他获得过无数学术与教育奖，包括布朗大学校长奖、罗伊斯家族杰出教授教育奖和中大西洋作家协会杰出作家奖等等。

鉴于博格先生在加勒比文化各方面——特别是音乐方面——作过的广泛的学术研究，以及他从事过的视觉媒体方面工作，今天，在我们通过文化来表达我们的自由之时邀请他前来这里，也是很恰当的。我不想再耽搁时间，我现在就引荐博格教授。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先前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布朗大学托尼·博格教授发言。

博格斯教授(以英语发言):在我今天下午发言的开头,我要向曾在大会 2007 年纪念会上作开幕主旨发言的瑞克斯·奈托福特教授表示敬意。

奈托福特教授身前不仅担任过我曾经学习和执教若干年的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副校长,而且他的远见卓识和组织能力对于加勒比文化和教育的体制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是一位富有智慧与创造力的卓越艺术家,他在历史、政治和散居各地非洲人多种文化形式各方面的工作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

值得我们在座各位特别注意的是他为教科文组织“贩奴之路”项目所做的工作。他造出了许多恰当的词语,其中之一是他将奴隶种植园称为“甘蔗田”,以描述美洲种植园奴隶制给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留下的种种痕迹。如果在座各位允许,我愿将下面这些话献给他。

当前也许是我们人类现代史上最复杂的时刻之一,我们今天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会聚到这里的。在过去约十年中,我们目睹了将继续困扰我们世界的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法律、政治和哲学辩论。当然,这些辩论有许多其源头可溯至 1945 年后的那个时期以及国际社会为了对灭绝种族行为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而作的尝试。在这些辩论中,我们努力探讨了正义与历史不公的关系。

在我们最近的记忆里,这一辩论及其具体影响的最壮观事例之一也许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进程。这一经历向我们显示,历史并不是褪色的往事,也不仅仅只是过去。我们今天更清楚地了解历史的痕迹如何凝结成我们今天必须关注的结构性遗产。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今天的世界与 1945 年不同。1960 年 12 月的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为地球 7 亿多居民实现自治建立了正式国际政治框架。

但联合国在 1960 年所宣布的是 156 年前在一块加勒比领土上已经取得的地位。1804 年,让·雅克·德

萨林把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变为海地。继 1804 年政治独立宣言之后产生的 1805 年海地宪法,永远废除了奴隶制,并且力图取消曾经主宰该殖民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 128 项基于肤色的歧视性法规。这部宪法申明,现在,所有海地公民均为“黑人”,包括一直忠于革命事业的波兰人、德国人和白人妇女。

这项特别条款推翻了当时盛行的可通过生物特征、肤色和外表特征对人们进行种族划分的等级观念。因此,该部宪法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从许多方面讲,它是一场革命战争的顶点,而这场战争是为了消除加勒比历史学家埃尔萨·戈维亚雄辩地指出的那种把人视为“人身财产”的社会制度。

正如海地历史学家让·福沙尔明确指出的那样,这场反奴隶制战争有许多根源与分支。各种黑人斗争最终在 1791 年凝聚成为一场反抗殖民主义法国奴隶制的革命战争。我们今天纪念的那些人以及因我们讲述历史故事所借助的框架而变得无声无息的其他人,呼唤我们在这个纪念日——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的日子——进行反思。然而, Toussaint Louverture, Sans-Souci, Macaya, Fatima, Boukman 和 Macandal 等人呼唤我们反思的与其说是奴隶制的受害者,也许不如说是已经形成的、产生自海地前奴隶的自由思想。

在反思大西洋奴隶制时,我们时常使用“悲剧”这个词来描述当时那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给人类造成的恐怖。但当我们想到一个事件很可悲时,我们往往想象它是一起造成巨大痛苦和悲伤的单一事件。我们有时将该事件视为有点不同寻常,某种很快就会了却的事情,对其后果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此外,就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而言,当我们对悲剧形成某种记忆时,我们注重的往往是霸主在人体上留下印痕的鞭子和工具。我们当然决不能忘记这些。鞭挞造成了痛苦,一个人能够将另一个人置于个人任意支配之下,将另一个人变为非人,变成行尸走肉——我们之所以回顾所有这些是因为决不能让它们再现。

但在回顾这些往事时，我们可能还想为它们命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命名大西洋种族主义奴隶制？我们应当如何命名那种造成千百万非洲人被虏走，随后在大西洋世界里沦为奴隶的制度？是的，这很可悲。但这是一起单一事件吗？大西洋种族主义奴隶制作为一种人支配人的制度，运作了四百多年。它是一个历时很久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而产生和重演。这种持续的人支配人制度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进程。历史灾难的进程确实始于最初的某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后重复发生。就此而言，种族主义奴隶制就是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重复性事件。就这样，它随后变成了社会的生成行为，塑造了社会的轮廓。

在历史灾难的进程范围内，时间界限是很松散的，因为历史灾难事件会留下痕迹，而记忆行为会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竭力要从历史碎片中理出头绪。然而，所有历史灾难事件都有一个根本特点。那就是，权势者竭力要使人成为非人，用汉纳·阿轮特的话说就是，使人的“人格”成为多余之物，或者如弗朗兹·法农指出的那样，是要制造一种个人沦为非人的境地。他们竭力要剥夺人格尊严，制造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的局面，使暴力、残忍和各种形式折磨成为常态：这些现象和生活方式成了历史灾难事件的特征。

但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结果永远不是单一的。历史进程始终是复杂的，涉及多个方面。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简单谈谈自由及海地双重革命。当我们回顾1791年至1804年发生在加勒比殖民地圣多明各的各种事件的时候，我们往往笼统地将其称为海地革命。这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这样简单的命名可能掩盖了圣多明各及后来海地所发生各种事件所产生的深远世界性意义。这场双重革命用牙买加已故总理迈克尔·曼利的话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圣多明各北部地区首次爆发重大奴隶起义时，种植园生活和奴隶制在大西洋地区很普遍。那时也曾发生过多次奴隶起义，但从反叛发展成为革命，这还是第一次。

许多历史学家，包括特立尼达历史学家詹姆斯在他现已成为经典之作的《黑色雅各宾派》一书中都认为法国革命的思想、奇刚果的政治理念或西非《曼德宪章》对这场双重革命产生了相对的作用和影响力。

《曼德宪章》曾在阿拉伯奴隶贩子被赶出马里之后，开创了一个普及人权的制度。这部宪章宣布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体，并从政治角度重新思考了权利所依据的基础。宪章中申明，权利应该以人的生命为基础，而不是以公民资格和政治义务为基础。

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上述三方面思想以及伏都教观念和做法，对海地革命的结果和形态都产生了影响。

然而，塑造前奴隶视野以及自由之可能性的因素，是做奴隶的经历，成为他人财产的经历，以及虽能说话，虽然达到各种政治要求，具备表达能力，但却形同走尸的经历。这种可能性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一名法国殖民官员惊愕地表示：“黑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自由哲学”。

把海地革命分为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阶段是准确的。第一阶段随着杜桑-卢维杜尔颁布1801年宪法，宣布结束奴隶制，宣告殖民地自治地位而结束。拿破仑当然不接受，1801年他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时说，

“我采取行动消灭[圣多明各]黑人政府，主要不是出于商业和财政考虑，而是因为必须镇压世界各地的动乱……若非如此，新世界的权杖迟早将落到黑人手中”。

因此，为了制止黑人自治思想，必须制止海地的第一阶段革命。我们当然知道后来的历史：杜桑-卢维杜尔被押到法国，死在了拿破仑的监狱中。杜桑-卢维杜尔离开了前奴隶殖民地之后，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新形式斗争接着便开始了。在激烈的斗争中，法国军队被击败，该殖民地成为独立的海地。

因此，当时发生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要推翻奴隶制，第二次革命是要推翻殖民统治。但这两次

革命是相互关联的，对海地人民来说，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提供了防止奴隶制复辟的保障。

但在废除奴隶制度并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带来怎样的新生活方式？自由为何物？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前奴隶们非常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动形式本身。劳动产品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如何决定剩余价值？这是海地双重革命提出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许多前奴隶反对由法国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由杜桑-卢维杜尔本人于1801年订立的劳工法，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从雇佣劳动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方式而出现开始，劳动与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海地前奴隶因为有身为他人财产的经历，曾设法解决这一难题，但或许并没有提供我们所寻找的答案。

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自由为何物？自由是否就是一种理想，因此需要争取，然后得到具体实现？是否可把自由的条件与自由本身分割开来？对于这个问题，海地双重革命很快便给出了答案。对前奴隶来说，自由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就是要克服障碍，就是要具备行动能力，而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人的创造力。不错，人权是基础。但如果只有人权而没有创造能力，没有造就自己和社会的能力，人权将得不到实现。

这就是海地双重革命对人类良知和历史提出的问题。海地双重革命后来开始面临孤立和扼杀，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改变了美国原先的立场，而且法国又作为外交承认的价码，要求海地支付超过1亿金法郎。其后，海地在20世纪初又遭受美国的外来占领。这些外来因素对海地造成内部困难，使海地平民百姓不禁要问：时至今日，“自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海地双重革命提出了这些有关自由的问题，因此那场革命有着世界性意义。同时期的其他革命，包括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在以海地为焦点庆祝和纪念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海地说成一个为西方所抛弃的国家，而应当肯定海地对现代世界塑造过程中的核心之一——人类自由——的历史贡献。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如何确定2010年1月12日灾难后海地重建的方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继续一切照旧？举例说，我们是否继续推行现在每个人都认为对海地稻米产业有不利影响的政策，从而迫使成千上万海地人流入太子港？抑或我们根据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和相互依存社会的方针，制定政策？

归根结底，前奴隶的记忆和他们的历史成就都呼唤国际社会重新思考贸易政策、援助政策，重新思考何为经济发展，如何解决全球不公平问题。或许现在，在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海地可以再次发挥领头作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Kaissa Doumbe Moulongo女士和Anthony Cedras先生演奏一段音乐。

大会成员听了一段音乐演奏。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为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而举行的纪念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结束对议程项目116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4时45分散会。